

語體文學讀本

上冊

五之書叢CBA家作年青

本讀學文體語

冊一第

編清叔戴

海上

行印局書藝文

1931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付排
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出版

—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—

▲青年作家 A B C 叢書之五 ▼

語體文學讀本

第一冊

全書十冊實價大洋五角
每冊另售實價大洋五角

編者 戴叔清

發行者 文藝書局

印刷者 文藝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
五九號太和坊

文藝書局

本埠特約所

上海四馬路中
五九號

啓明書局

【注意】本叢書總目列後

語體文學讀本

例言

一 本書編輯的主要目的，是供給一般的青年文學者，及高小初中學生，作爲他們的課外學習的讀物；同時，爲着各校採作正式課本之用，完全的應用了正式的文學讀本的編製方法；所以，本書無論作爲課外自修讀物，抑正式教本，均極適宜。

二 爲着幫助讀者的易於了解，以及教者的困難減少，在每一篇的篇末，都由編者加上了關於本篇的方法上，以及理論上的介紹與說明；這一點，是開了國內所有的文學讀本的創例，較之專門註釋字句的意義的方法，可以收到更

大的效果。

三

本書所收各篇，大都經過講台的試驗；編製的方法，在課程的分配上，是完全採用了漸進法；國內的過去的優秀的短篇，可以作為每一家的短的代表作的，大都是集中了；國外的適宜於青年文學者閱讀的著作，也介紹了不少——尤其是第三冊，是把國外的作品，作為材料的中心。

四

反映在作品裏的各作家的思想，是不統一的，而且與目前的我們的時代，在脈搏上，也缺乏合拍的一致；因此，本書主要的編製的另一目的，僅只是供給青年文學者，作為技術學習之用，使青年的文學者，能以接受許多既成作家的豐富的技術上的遺產，來創造他們的新的技術形式之路；關於思想的訓

練，青年文學者可另選他項在思想上最是進展的書籍閱讀。

五 本書的材料，四之三是從編者和友人王逸塵兄的歷年在各校作爲講授的文學

教材中選出的，附記則均係編者所加；故，本書的編成，王兄實有很大的力量——這一部讀本，在事實上，也可說是編者和王兄的共同的產物；未盡善的地方，我們希望將來有機會改正。

一九三一年一月

編者 序於浙江

語體文學讀本第一冊

目次

一	誠實的自己的話.....	葉聖陶(一)
二	燕子.....	米顯萊(九)
三	小小的火.....	柯洛漣科(一五)
四	夜別.....	郭沫若(一八)
五	兒女.....	豐子愷(二〇)
六	紅葉.....	M D(二七)
七	逃難.....	都德(三一)

八 樊凱……………契訶夫(三八)

九 風潮……………葉紹鈞(四七)

一〇 滬杭車中……………徐志摩(五八)

一一 日出……………徐志摩(六〇)

一二 寄兒童世界的小讀者……………冰 心(六五)

一三 小品六章……………郭沫若(七一)

一四 賣書……………郭沫若(七八)

一五 八月四夜……………胡 適(八四)

一六 母親……………人見貝(八七)

一七 藝術家的秘密……………須林娜(九六)

一八	談龍集序	周作人(九九)
一九	故鄉的野菜	周作人(一〇三)
二〇	故事	郁達夫(一〇八)
二一	小詩	冰心(一一四)
二二	信兩封	俞平伯(一二五)
二三	自敘傳略	魯迅(一三〇)
二四	父親的病	魯迅(一三四)
二五	蟲之樂隊	許敦谷(一四四)
二六	若子的病	周作人(一五九)
二七	社戲	魯迅(一六五)

一 誠實的自己的話

葉聖陶

我們試問著自己，最愛說的是那一類的話？這可以立刻回答，我們愛說必要說的與歡喜說的話。我們有時受人家的託付，代替傳述一句話，或者爲事勢所牽，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，固然也一樣地能夠說，然而興趣差得遠了。要解釋這個經驗的由來很容易的。語言的發生本是爲着要在大羣中表白自我，或者要鳴出內心的感興。順著這兩個傾向的，自然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。至於傳述與敷衍，既不是表白，又無關感興，本來不必鼓動唇舌的。本來不必而出以勉強，興趣當然不同了。

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目的，只是所用的工具不同而已。所以在這關於說話的經驗裏，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啓示。倘若沒有什麼想要表白，沒有什麼發生感

興，就不感到必要與歡喜，就不用寫什麼文字。一定要有所寫，才動手去寫。從反面說，若不是爲着必要與歡喜，而勉強去寫，這就是一種無聊又無益的事。

勉強寫作的事，確然是有的。這或由於作者的不自覺；或由於別有利用的心思，並不根據着所以要寫作的心理的基本。作者受着別人的影響，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，似乎覺得頗欲有所寫了。但是寫下來的時候，却與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。至於存着利用的心思的，他一定要寫作一些文字，才得達某種目的。可是自己沒有什麼可寫，不得不去採取人家的資料。像這樣無意的與有意的勉強寫作，所犯的弊病是相同的，就是模仿。我們這樣說，在無意而模仿的人，固然要出來申辯，說這所寫的確然出於必要與歡喜；而有意模仿的人，或許也要不承認自己的模仿。但是，有一種尺度在這裏，用着牠，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，就是「這文字裏的表白與感興是否確實是作者自己的？」從這種尺度的衡量，就可見前者

與後者都只是複製了人家現成的東西，作者自己並不會拿出什麼來。不會拿出什麼來，模仿的譏評當然不能免了。至此，無意而模仿的人就會爽然自失，感到這必要並非真的必要，歡喜其實無可歡喜，又何必定要寫作呢？而有意模仿的人想到寫作的本意，爲葆愛這種工具起見，也將遏抑了利用的心思。直到他們確實有自己的表白與感興的時候，才動手去寫作。

像那些著述的文字，作者潛心研修，竭盡畢生的精力，獲得了一種見解，創成了一種藝術，然後寫下來的，自然是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。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，往往不甚相懸；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，似乎他人既已說過的，就得避去不說，而要去找人家沒有說過的來說。這樣，在一般人豈不是可說的話很少了麼？其實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；按諸實際，又決不能像這個樣子。我們說話作文，無非使用那些通用的言詞；至於資料方面，也免不了古人與今人會

經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，雖然不能說決沒有創新，而也不會全部是創新。但是要注意，我們所以要說這席話，寫這篇文，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，並不是完全被動地受了別人的影響，也不是想利用着達到某種不好的目的。這內面的根源就與著述家所獲得的見解，創成的藝術有同等的價值。牠是獨立的，即使表達出來時恰巧與別人的雷同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，都不受模仿的譏評；因為牠自有獨立性，正如兩人面貌相同性情相同，無礙彼此的獨立，或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營養自己，却無礙自己的獨立。所以我們只須自問有沒有話要說，不用問這話會不會經人家說過。果真確有要說的話，用以作文，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。

更進一步說，人間的思想，情感，誠然不甚相懸，但也決不會全然一致。先天的遺傳，後天的教育，師友的薰染，時代的影響，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

困。原因這麼繁複，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，就成各人小異的思想，情感。那麼，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，只要是自己的，實在很難得遇到與人家雷同的情形。試看許多的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，描繪山水，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，就是很顯明的例了。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，只把自己的心去對着雲月山水；他們又絕對不肯勉強，必須有所寫時才寫；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揉和，組織的方式千變萬殊，自然每有所作，都成獨創了。雖然他們所用的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言詞，也只是古今人這樣那樣運用過了的，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由作者給與的，終竟是唯一的獨創的東西。

討究到這裏，可以知道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。

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，就會聯帶地要求所寫的必須是美好的；假若有所表白，這當是有關於人間事情的，則必須合於事理的實際，切乎生活的實況；假若

有所感興，這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，則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，發乎情性的自然。這種要求可以稱爲「求誠」。試想假如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，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？那時候，臆斷的表白與浮淺的感興，因爲無由檢驗，也將雜出於我們的筆下而不自覺知。如其終於不覺，徒然多了這番寫作，得不到一點效果，已是很可憐憫的。如其隨後覺知了，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，以爲背於事理的見解，怎能夠表白於人間，貽人以謬誤，浮盪無着的偶感，怎值得表現爲定形，耗己之勞思呢。人不願陷於可憐的境地，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，所以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，總希望牠確是美好的。

虛僞浮夸玩戲都是與誠字正相反對的。在有些人的文字裏，却犯着虛僞，浮夸，玩戲的弊病。這個原因同前面所說的一樣，有無意的，也自有有意的。譬如論事，爲才力所限，自以爲竭盡智能，還是得不到實際。就此寫下來，便成爲虛